

九

序

兒女英雄傳一書。文鐵仙先生康所作也。先生為清大學士勒文襄公保次孫。以貴為理藩院郎中。出為郡守。海墘觀
祭。丁憂旋里。特起為駐藏大臣。以疾不果行。遂卒於家。先生少藉家世餘廩。明第之盛。無有倫比。晚年諸子不肖。家道
中落。先世遺物。斥賣略盡。先生塊處一室。筆墨之外。無長物。故著此書。以自遣。其書雖託於稗官家言。而國家典故。先
世舊聞。往往而在。且先生一身親歷乎盛衰升降之際。故於世運之變遷。人情之反覆。三致意焉。先生殆悔其已往之
過。而抒其未遂之志歟。余館於先生家最久。官遊南北。遂不相聞。昨來都門。知先生已歸道山。訪其故宅。久已易主。生
平所著。無從收拾。僅於友人處得此一編。亟付剞劂。以存先生著作。嗟乎。富貴不可常保。如先生者。可謂貴顯。而乃垂
白之年。重遭窮餓。讀是書者。其亦當有所感也。書故五十三回。回為一卷。蠹蝕之餘。僅有四十卷可讀。其餘十三卷殘
缺零落。不能綴緝。且筆墨奔陋。疑為夫己氏所續。故竟從剞劂。書中所指。皆有其人。余知之而不欲明言之。悉先生家
世者。自為尋繹可耳。 時 民國甲寅中秋節前一日新安唐在田偶述

弁言

是書吾得之春明市上。其卷端顏曰正法眼藏五十三卷。初以為釋家言。而不謂稗史也。展而讀之。見為燕北閒人撰
為新安華公同參。為我齋觀鑑序。均不知為何許人。其事則曰下舊聞。其文則勿諧勿莊。若明若昧。莫得而究其意旨。
一笑投之度閣間。亦同近出諸說部例視之矣。久之慮遂果蟻腹檢出。偶一翻閱。乃覺稍稍可解。又研讀數四。更於沒
字處求之。始知其所以忽諧忽莊。若明若昧者。非無所為而發也。噫。傷已。惜原稿半殘。缺失。爰不解固陋。為之點全
以鐵補綴成書。其名曰兒女英雄評話。且弁數言於首卷云。

時

乾隆甲寅其春望前三日東海吾子翁識

繡像繪圖續兒女英雄全傳目錄

卷一第一回 安龍媒初到鄧家莊 鄧老翁指點山林士 第二回 訪隱逸巧遇有才士 接家眷喜過夢中人

卷二第三回 安龍媒新接督學印 衛方伯細訴愚民情 第四回 寫回書指示門生 談往事憶及傑士

第五回 九重下詔任賢使能 雙子同生添丁衍慶 第六回 欽差曹州下馬 強寇山內設謀

卷三第七回 識詐降假意退兵 失巢穴潛踪逃走 第八回 烈女遂家蒙恩旌表 強盜逃走借友報仇

第九回 良心發見棄邪歸正 預防思慮設計藏身 第十回 謁禪師指明正路 刺欽使妄想痴心

第十二回 惡僧行刺兩蹙空勞 大盜拜師二歐濟美 第十三回 思歸元獻圖定策 周得勝打店逢凶

卷四第十四回 四客人除奸奮勇 兩女子擺擗揚威 第十四回 二歐創業太平濟 四將偷渡羊腸谷

第十五回 破妖法有意捉凶僧 訪潛踪無心遇傑士 第十五回 空歡喜林內得熏香 枉勤勞廟中擒巨寇

卷五第十六回 勝務敗官兵屢失機 死裡生惡僧兩遇救 第十六回 欽差雷素四遠名揚 活佛升天一朝事敗

第十九回 計出萬全藏嬌盡獲 算失一着首惡潛逃 第十七回 武備文修欽差馳譽 先難後易海盜投降

卷六第二十回 問迷津三閱仙東 懷遠慮赴往鄧莊 第十八回 安欽差鄧家莊聚 侯頭目太平潛勤

第二十二回 侯蒙獻策指陳地理 田公見子喜遇新人 第十九回 聖主施恩救海寇 慈親憶子染沉疴

卷七第二十三回 救姑疾何玉鳳割股 聞捷報安龍媒赴營 第二十二回 丈夫破敵滅山寇 使女憐才認高徒

第二十四回 何小姐授徒習武 褚大娘憶舊談心 第二十三回 起大軍武成仍奮武 折疑獄寬辨又明寬

卷八第二十五回 遇陸賊先鋒屢敗陣 破頭關夫人初用兵 第二十四回 伍氏女被擒得夫 何小姐置酒論帥

第二十六回 再顯威名夫人得勝 連施妙計女將成功 第二十五回 破秘雲巖群山授首 得白象嶺首逆潛逃

褚一官

田總兵

安龍媒

十三妹



朱三

鄧九公

徐二



徐惠

周三

衛中丞

趙鵬

屠壽



張 七

黃
豹

李
如
飛





李紫堂

孫靜平

衛邦彥

安學海

願朗山

靜
一五人

伍良霽

歐鵬

張萬寶

鐵頭陀

歐鶴

宋萬超



安飛媒初到鄧家莊



鄧老翁指點山林士



訪隱逸
巧逢介
木正



接家養真
見夢中人

第一回

安龍媒初到鄧家莊

鄧老翁指點山林士

兒女英雄傳第四十回已說至安驥由參贊大臣改放山東學政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又如右都御史銜作為觀風整俗使陞辭後擇日動身赴任內裡是舅太太烏珍姑娘同戴嬾嬾奶母小了頭外面是山東來的褚陸四人一齊動身分水陸兩路走約定到德州聚齊安驥臨行時已重過安老爺要訪那李師爺須先到九公莊上打聽方得寔信這裡動身往山東進發不表再說鄧老翁自打發兩個徒弟送褚陸二人行後說是安公子一定出口到烏里雅蘇合做參贊大臣此番一去至少得三年五載才得回來想一路上有褚陸等四人保護諒也無妨那老翁在家抱孩子說閒話倒也十分快活那姨奶奶呢扶持老爺那一夜忽做一夢夢見長姐來了身穿大紅衣服滿頭珠翠像個新娘進門來就叫姐姐你可好我想你苦今才見着我替你帶的東西還在後面呢你快給我一碗熱茶喝我一路走的渴了快些倒茶來那姨奶奶夢中聽了這話忙答應道有茶我來給你倒姨奶奶夢中這一嚷把老爺驚醒嚷道你賄這是怎麼說那麼大的人還會說夢話二姑娘道二爺你不知道我做這夢有此古怪我夢見安家那個長姑娘他是我的乾妹子我時刻想他總不見着今晚夢見他來身上穿的紅袄像個新娘子他說他走了一路渴極了要喝茶呢我才答應他說我來倒我當真的誰知是夢看起來這夢總有的兆頭不要他們真個來未可定九公道他如今必定是跟他家太太在京那烏里雅蘇台是必不去的他太太又不出門他怎麼會到山東來這是你想他才有這夢快睡了罷到了次早起來褚大娘來見過老爺問道昨晚我聽見老爺子醒了說了好一會話二姑娘也說話是為什麼耶老爺道你還問呢就是二姑娘發夢顛吵醒了人你問他罷說來真要笑死人褚大娘子忙問二姑娘道到底是什麼事二姑娘道我昨天晚上睡得約有三更做了一個夢見安家長妹子身穿紅衣服戴了一頭珠翠首飾像才出嫁的新娘他說他到山東來了一路上走的急要喝茶我忙答應有茶我來給你倒我就醒了把老爺也被我驚醒了姑奶奶你看我妹子到底來不來這夢準不準你替我圓圓夢呢褚大娘子聽罷笑道你怎麼心眼這個夢真是一半心計你想那長姑娘所以夢見他了若說他來山東只怕未必父女三人正說話只見外面莊丁走進來叫道老爺子外面

來了兩個人騎馬來的說請你出去有話說老翁聽說忙往外就走這兩人是誰一是馬夫一是安公子差來家人先來通知鄧翁隨後就要來了鄧老翁出來那家人上前請安說主人先差小人來通知主人隨後就到主人是便服喬裝來的因是欽差驚動百姓所以遠道而來老翁聽說大喜忙問你們少大爺不是上烏里雅蘇台怎麼又到山東來莫非由山東也可以去的嗎我差去那四人他們怎麼不先來報信家人道褚馮二位是在水路船上護送家眷陸趙二位是跟着主人一路同行即刻就到主人如今放的是山東學台兼觀風整俗使不上那烏里雅蘇台了九公道原來有這等事真美好極了那家着走水路從運河直下到德州起早進省不過三棧德州離我們這裡不過一百餘里我們快差人去德州迎接一定要請你們太太大奶奶來我家盤桓幾日管家你到那邊客房裡歇息忙叫莊丁領去叫廚房快備菜飯打酒去又叫人收拾廳房打掃乾淨預備着安家主僕好住九公走進裡去一面囑道姑奶奶你二姑娘做夢真個準了真個安家有個人來原來少大爺不上烏里雅蘇台了改放我們山東學台即刻就要到家着是由水路走運河到德州上岸我要差人去接他們來住幾日這不是二姑娘學有點準嗎褚大娘子聽了這話歡天喜地那姨奶奶更不用說忙料理預備茶菜酒飯收拾屋子隨問道老爺子問了他們家眷是全來的還是有幾位留京呢二姑娘道先要問一聲我那乾妹子來不來我真想他的老爺子快問罷九公道你等少大爺就來了當面細問他就知誰來誰不來褚大娘子道不錯你快給兩個孩子換上衣服打扮好見那乾哥哥呀二姑娘聽說替兩個孩子換上衣服又給孩子洗臉搽粉點胭脂自己也梳洗換衣服褚大娘已將下馬飯茶酒都備停當那老翁在外面客廳上着人打掃干淨鋪設坐位忙走出莊門外迎接果然望見有幾匹馬奔莊上而來原來安公子此番私訪九公改裝而來轎馬不用只同了保陸安趙飛腿隨四個人行李都捐在馬上不過見了面問明那李公隱居之所或在莊動身去訪或趕緊到省接印後再帶人去請都不能預定所以公館留下轎馬止說大人偶爾抱恙要住幾日不用地方辦差自己起火食那個地名紅花舖是沂州所屬離府城四十餘里離鄧家莊五十餘里主人僕從不多時已到莊門安公子一眼見了九公慌忙叫道九太爺搶行幾步到面前請安老翁一見大笑道老賢姪今日真是從天上掉下來快請進去說罷一手拉了安公子往內跑也顧不得陸趙二人那二人忙趕着上前叫老爺子請安九公答應問道他們兩

人在水路船上護送船上有那此人我那老弟想必回來。安公子忙答應道：父母都在京不回來。船上就是舅母與姪兒新娶的妾兩個人。九公道：老賢姪你這樣年紀兩位奶奶又正年輕，竟許你弄人嗎？兩位姑姑奶奶大量寬宏，難道他姐兒兩個就都不肯出堂上任，做現成太太，倒讓這位新姨奶奶高福，真叫人意想不到的。安公子道：這置妾一事，容姪兒細稟。九公忙拉着公子到了上房。褚大娘子早已迎面叫應道：妹夫來了，乾娘老爺子好，兩位妹妹好。舅太太張親家爹媽都好。船上是那幾位，大概全來了。怎麼又走水路呢？我們老爺子就要差人去迎接來住幾天。安公子尚未回答，又早走過這位二姑娘，也照褚大娘子一樣的問。隨後問道：我那妹子想必來了，他可好麼？我夢見他做了新娘子，穿了紅衣裳，戴了一頭珠翠，他說是到山東來了。路上走的口渴，要喝茶，我夢中正答應倒茶，這不當兒醒了。到底我妹子來了不曾？安公子聽了這話，有此不好意思，只得說道：船上就是舅母，容我細說。忙走至當中，要給鄧老爺行禮。老爺那里肯說道：老賢姪，你如今是敘命大人，斷不敢當你大禮。安公子只得請了一個安，隨後給褚大娘子、姨奶奶作揖。忙問兩個弟弟呢？姨奶奶叫道：快把他們兩個抱來，見見哥哥。那老婆子果將兩個孩子，一手一個抱了來。安公子細看，只見一個面黑，一個面白，黑的恰像九公，白的與姨奶奶面目無二。安公子看罷，讚道：好兩個兄弟，真是有福氣的。九公與褚大娘子齊聲道：但願借你的吉言，將來還要照顧他們兩個呢。姨奶奶說道：他二叔上回來，不是替他起的小名，那官名按着我賢老姪的大名，驢字排一個，叫世駿，一個叫世馴，說是像兩匹好馬。安公子道：不錯。老人家也曾說過，連姪兒一時都忘了。說罷，九公攜了安公子手，出了上房，說道：你上次到過那個莊子，是西庄這個地方，你還是初次來的呢？你看我這箭道，遠寬，廠，廠，領了安公子前後看了一遍，復走進上房，褚大娘子已將酒菜排好，請他兩人入座。九公讓公子上首坐，安公子不肯，老翁道：你是客，縱得上首坐的。公子辭不過，只得坐了。那四個扶侍的孩子，早已一旁站立。上前斟酒，老翁見了公子，做了大官，毫無一點官派，仍舊是從前那個樣子，好不歡喜。杯到即乾，連喝了一陣酒。安公子也是愛喝的，也陪飲了不少。又吃了兩道菜，這才問老翁道：姪兒要問九太爺一件事，不知有所聞否？九公道：何事？安公子道：有一位隱君子，姓李名應龍，號素雲，從前曾在紀大將軍幕中，近來無意進取，隱居山中。聞人云就在這青雲山左右。這人年近古稀，深通岐黃，常捨藥治病，不知九太爺有所聞否？姪兒此番奉命

往山東充採訪使非得一個能幹人在幕中不能濟事因此父親放心不下命姪兒順路來見九太爺務要訪明此人住處親自前去聘請若這位先生肯出山入幕助姪兒一臂之力何憂山東風俗不整大案不消呢九公聞言道原來如此此人我略有所聞不錯姓李年紀六十多歲他現隱居在青雲山下一個村庄中離此十八里遠這地方我在上有人去過你等我我去把那去過人叫了來命他引路我陪你去走但恐到了他那裏他又出門或推故不見那就無法可想了萬一見着了你自己自然有一套竭誠的話請他再加上我來打個邊鼓下一番說詞或者他肯出相助也未可知總而言之這其中關乎機緣遇合勉強不來的你想我這話是不是安公子道九太爺這話痛快明哲就是如此辦法兩人一面談一面吃登時酒醉飯飽大家散坐那其間九公又問起何以兩位姑奶奶都不同來只長姐同來是何緣故安公子才把那兩人有孕不便坐車父母恐無人照應才賞給長姐做妾現在同舅母先來等他二人分娩後再輪班來山東的話細細說明九公才明白了褚大娘子與二姑娘一傍也聽見了只見二姑娘站了起來向着老翁道老爺子你賄我做的夢直道如今我那妹子可是做了新娘子他走水路到德州離咱們這里多少路你快叫人去接了來住這里幾天好不好老爺子你快叫人去呀二姑娘連說帶催老翁止得答應道我等他們幾時動身走了幾天此刻該到那裏等他到了德州前兩日我們差人去遠趕得上若先去了他未到也是白跑隨即問安公子動身日期在何處上船安公子道我們俱同是一天起身由通州上船據說十天內可到德州但不知此地到德州有多少路九公道事不宜遲忙叫莊丁去外面請陸趙二人進來二人來到老翁道這事要煩勞你們我也寫不及信少太爺要在此有事去訪個人也要耽擱數日此地離德州不過百餘里你二人快騎馬去接接着就僱車請他們來此盤藉數日行李等件用得着的帶來用不着的派那馮小江在德州店裡住了等將來仍由那條路進省你去說這是一定要他來的快收拾行李帶好盤費公白上早遠可以走二十里呢陸趙二人答應取了盤費收拾好了行李牽出了馬來二人將行李指在馬上往德州而去這里天晚了又擺上夜飯大家用過家人將安公子鋪陳打開了在安老爺從前住過那三間南房內安排了床鋪安公子又與九公談了半時然後歸寢那九公說道明早我們起來吃了早飯一同騎牲口往青雲山下拜訪那位李老先生約好了老翁也回房睡覺去了一宿晚景易過到了次早九公起來梳洗那安

公子已卓起來拱候爺兒兩洗臉喝茶忙催吃飯各飲了數杯酒就吃飯飽食了一頓又分付引路的莊丁也吃飽了餓馬夫將馬備好九公與安公子辭過了褚大娘子姨奶奶二人即忙上馬跟隨那莊丁一路往青雲山下訪那李素堂先生且說那李素堂乃李鄴侯之後與顧肯堂是同宗弟兄腹有詩書廣藏經濟醫卜星相書畫棋琴無一不會最善的是天文數學當年也在過紀大將軍幕中因見那紀大將軍位尊自滿專權倚勢他就辭回家當時有當道的聞其名來聘請的他看破世情一概謝絕因在南方常有人來驚動他所以自南而北尋着山東這青雲山左一个小村莊名豐厚村置了百餘畝地一半自耕一半僱人耕種蓋了十餘間茅屋同他妻子與寡媳幼孫親丁五口隱居於此栽花種竹遊水玩山享受的山林樂境他又會醫不論山中及遠近鄉人凡有疾病請他一治就好貧苦者連藥都是他捨因此村人無不佩服感激他也有幾個朋友一年或來一二次勾留數日別去他却從來不履城南口在山下十餘里走動這就是李素堂先生大概情形也那九公與安公子今日特來訪他他做夢也猜不着若要知道早已避去那鄧安二人隨着莊丁走了約有一個時辰已到豐厚村口莊丁指與二人道這一進村往西邊過去到了那無人家所在有一條小路在北方從小路進去半里看見竹園一片籬落那就是李先生住處了可就是那路狹小只容一人一騎走過鄧安二人道到了那里我們下馬步行如何說話間已進了庄一直往西走去街上也有人過往見這兩個人一老一少騎馬而來他們便站住問道尊客來此有何事務莊丁答道特來拜見李先生的那鄉人道哦是了想是請他看病麼他今日恰好正在家中昨日才來了一位遠方客人是他的好朋友說是多年不見面了今日早上他家莊客就到青雲廬集上買肉去了我們是聽見那庄客說的所以知道鄧安二人聽說李素堂在家心中十分歡喜忙催騎並行到了村前看見了向北小路二人忙下馬來將馬交與馬夫命庄丁同馬夫在此守候不要怠慢二人向北就走要知見了素堂怎樣說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訪隱逸巧逢有才士 接家眷喜見夢中人

話說鄧安二人下馬步行走進小路僅容一人行走遠望半里外露出一帶青光掩映都是些修竹竹林內有籬落圍繞二人步至竹林前看見籬落中的茅屋了即走到茅屋門前但見兩扇柴門關閉無半點聲息安鄧二人站立門外

輕輕敲門。聽裡面有人答應。將門開放。原來是一個小童。年紀十二三歲。見了二人。一望並無認識。問道：尊客從那里來。要尋何人。到此何幹。鄧老爺聞言。先上前。應道：我姓鄧。在十八顆紅柳樹鄧家莊居住。一位姓安。是我的朋友。特地有事。來求見李老先生。煩小哥替我們通報。一定要見。那童子聞言。說二位少待。等我去通知轉身入內去了。安鄧二人。細看那門內景致。但見滿院花草。紅綠映日。邊着有幾竿細竹。又有小魚池。旁堆玲瓏石筍。地方雖不甚大。精華非常。真有不染紅塵景象。二人看罷。稱羨不已。只見那小童已出來了。說道：主人有請。二人忙整肅衣冠。那小童關上了門。在前引路。越過天井。來至書房門口。小童先招呼主人道：客進來了。只見房中走出一位老叟。年近古稀。鬚髮蒼白。身高六尺有餘。一臉的道氣。身穿布衣。足登芒履。向二人望了望。忙走至滴水簷前。將手一拱。說道：有勞二公。不遠而來。蓬華生禪矣。請屋裡坐。安鄧二人躬身應道：倉卒晉謁。勞動起居。萬乞恕某等唐突之罪。說罷。走進裡面。鄧老爺先對那老叟施禮。作揖。隨後安公子上前打恭。老叟遂禮讓坐。賓主分東西坐下。老叟道：敢問二公尊姓大名。府居何處。有童子說有一位姓鄧的老翁。不知可是江湖有名保標的九公麼。鄧老爺忙答道：不敢。就是老朽舍間。在十八顆紅柳樹下。離此不遠。久欲瞻仰。又恐禮貌不週。因此中止。這一位敬友姓安。他的令尊。全老朽是盟兄弟。他如今是奉旨往山東。因素仰先生大名。特約了老朽來。一同嵩誠拜訪。竊幸得覩尊顏。寔三生之幸也。老叟聞言。忙問道：安公奉旨山東。乃是一位貴官。不知現居何職。安公子道：晚生由國子監祭酒陞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今蒙聖恩。簡放山左督學使者。欽加右副都尉司銜。兼觀風整俗使。家大人曾做過河南知縣。今已告職家居。久仰先生有經世之才。曾襄鉅公幕府。因此家君特命晚生探明府居。親身拜見。面領清誨。若不嫌愚魯。屈駕出山。偕住署中。朝夕侍教。俾晚生有所秉承。不致誤事。上不負國恩。下不貽民惠。受惠匪淺。不知先生能俯賜於全。不棄愚蒙否。說罷。連連打躬。那老叟聞言。太息道：大人請坐。如此降尊。實貴。詢及草茅。其胸襟之闊濶可知。令尊翁乃當世廉吏。淮安一旦至今稱揚。那談爾音而令安在哉。大人夙受庭訓。家學淵源。此番奉旨東來。東魯蒼生有福。以才而論。大人經綸滿腹。又復謙光觀風。整俗優為。有餘。至於甄陶士林。更是小事。何必諮詢。老朽山野之人。老朽衰年識淺。一無所長。斷不敢膺大人重聘。若以老朽當年曾在幕府。那不過是因人成事。徒有虛名而已。請大人另訪高人。老朽寔不敢妄領重任。安公子聽他這